

传承人小档案

马宝春，男，出生于1942年2月，集士港镇翁家桥村人。1959年3月~1998年2月在白岳邮电所担任邮递工作。1954年10月至今一直业余参与组织民间舞蹈“大头和尚”，年轻时扮演小和尚，近年来因年老而退后，参加打击乐器和道具等组织管理工作。1956年曾参加“浙江民间歌舞巡回演出团”。1985年12月10日在当时白岳乡文化站挖掘搜集整理后，被宁波电视台拍成资料，由市文化局存档保存同时在宁波电视台上播映。1988年11月在鄞县文艺汇演中获得二等奖。2013年，成为鄞州区新增的7个省级非遗传承人之一。

●现状

传承有喜又有忧

翁家桥村历来以务农为生，清朝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，他们在农闲时节组织了一个民间艺术班子——太平会，它人员少，服装美，道具简单，便于流动，每逢节假日，走村串户，恭贺新禧，消灾祈福，以哑舞为主。“大头和尚”是其中的一种舞蹈。

170年的风风雨雨，岁月沧桑更迭，其他舞蹈都因为各种原因消失匿迹，只有“大头和尚”还嬉笑摇晃着喜庆的大脑袋，笑纳四方百姓。

马宝春说，解放初期，“大头和尚”还比较兴盛，1955年还参加过浙江省第一届民间古典音乐舞蹈观摩演出。破四旧时，在舞台上消失了一段时间。改革开放后，村民自发组织排练。后来，市群艺馆、鄞州区文化馆安排他们参与民间文艺演出，翁家桥村的“大头和尚”名气就越来越响，民间艺人们演出的积极性也越发高涨。

如今，村里的天井、祠堂、晒谷场都是表演的场地，经过当地民间艺人的反复雕琢，大头和尚已经自成体系，简洁又富有感染力。演出形式上，以小和尚跳着开山门的舞步开始，到老和尚背出柳翠婆结束。

演员戴着面具，穿上彩服，没有念白，没有唱词，表演全用肢体语言。乐队也无需吹、拉、弹、拨，只用大鼓、大锣、钹等打击乐器，演员随着打击乐的各种节奏，表演时有扭、摆、追、拉等各种舞蹈动作来表达言语和思想感情，夸张诙谐地展示故事情节。

剧中小和尚机灵活泼，老和尚沉重幽默，剃头师傅和柳翠婆诙谐有趣，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。

马宝春说，别看“大头和尚”是民间草根的舞蹈，它可有自己的传承谱系。从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的第一代，到他已经第八代传承人。2009年，他口传身教带出了7个徒弟，“大头和尚”有了第九代传承人。

马宝春说，除了师徒传承，还有群体传承。集士港镇在镇中学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传承基地。如今，翁家桥村、集士港镇中学的两支老少表演队，经常活跃在乡村各地。

除了“大头和尚”的舞蹈，还有面具制作技艺的传承。马宝春说，以前这些“大头和尚”的面具都是从外地买来的，现在根本买不着了，他们只好自己研究制作。利用原先的面具，到处讨教老先生做面具的经验，研制出一套工序：

首先，用泥坯塑模型，再用浆糊和石膏把铅画纸、黄纸、素描纸、牛皮纸，一层层贴上，一层薄，一层厚，一层贴完烘干，才能贴第二层。等这些纸全部自然烘干后，再在上面画图添色。听上去工序似乎很简单，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很麻烦，一个面具大约要花费两到三个星期。

“大头和尚的舞蹈表演有那些年轻的传承人与学生在，可是面具技艺眼看就要后继乏人了。没有面具，也就没有大头和尚舞了。”马宝春不无感慨地说。

●典故

月明和尚度柳翠

“大头和尚”俗称“抛大头”、“罗汉舞”是宁波市鄞州区集士港镇翁家桥村的民间传统舞蹈。它的演出历史要追溯到唐朝，至今已有1000余年。

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中记载：“上元佳节，百戏之雅驯者，莫如南十番，其余装演大头和尚。”宋代的《东京梦华录》和《古今小说》、明代《西湖游览志》和《帝京景物略》等书中都有跳大头和尚的记载。清代《百戏竹枝词》中记载：“大头和尚即明月僧度柳翠事，人带（戴）大面具扮演之。”

由此可见，“大头和尚”的演出历史颇为悠久。

“大头和尚”第八代传承人马宝春说，大头和尚的故事源自明末思想家、戏曲家冯梦龙的话本小说《喻世警言》第二十九卷《月明和尚度柳翠》。这个民间故事也在翁家桥村流传了近170年。

话说南宋，温州有个人叫柳宣教，自幼父母双亡。逆境出人才，他发奋读书，胸藏千古史，腹蕴五车书，一举及第，成为临安府府尹。

那天，柳宣教携夫人高氏赴任，当时临安府各界名士纷纷前来迎接，唯独水月寺的住持玉通禅师，自持道业深厚，没有到场迎接。柳宣教勃然大怒，陡生报复之心。他让歌妓吴红莲前去勾引玉通，并许诺事成重赏，事败罪罚。

第二天，红莲假扮亡夫之妻，披麻戴孝来到水月寺。傍晚风雨大作，又值十二月寒冬，红莲苦苦哀求道人：“丈夫刚亡，进寺烧香，家途遥远，望公公可怜，留宿寺内。”僧人请示玉通，同意留宿。

夜间二更，红莲偷偷来到玉通房外，哭哭啼啼喊肚子疼，并用计成全云雨之事。交欢过后，红莲讲明来意，匆匆告辞。玉通追悔莫及，洗浴过后便在长椅上圆寂了。

玉通禅师坐化后，为报仇投胎到柳宣教夫人的肚子里，十个月后，高氏生下女儿，取名为“柳翠”。柳翠长大至16岁时，父亲柳宣教病亡，家道中落，母女俩衣食无依，沦为娼妓。

后人有时叹息这场因果报应：“用巧计时伤巧计，爱便宜处落便宜。莫道自身侥幸免，子孙必定受人欺。”

再后来，玉通禅师的好友月明和尚告诉柳翠，她其实是玉通的后身。她被一语点醒，回家后洗浴端坐，安然命终。

“大头和尚”就是故事里的月明和尚，以前的老百姓把他看成是除魔消灾、救苦救难的菩萨。而柳翠婆就是原著中的柳翠，由于她前世的因果轮回，在老百姓心中，她演变为一个火神菩萨。因此，故事虽然简单，它不仅戏谑逗趣，还有恭贺新禧、消灾祈福的意义，所以每到节假日，“大头和尚”是宁波乡间的保留节目。

●传承

邮递员酣舞60年

宁波西郊，位于鄞西平原腹地，距离市区4公里之遥，有个素有“藟草之乡”美誉的村庄。近代大科学家翁文灏的同族曾居于此，故村庄名为“翁家桥村”。颇有名气的翁家桥村“大头和尚”的老家就在此。

最近刚升级为“省级非遗传承人”的马宝春说，小辰光，每逢节假日，热闹的舞狮、憨态可掬的大头和尚，是他记忆里喜庆的味道。每次听说有“大头和尚”来了，他总是挤进人群，在人流的缝隙之间津津有味地观看。

“大头和尚”每年演的都一样，小和尚开山门，扫地、提水、拆柴、烧茶。老和尚出场后，剃头发，让小和尚请来剃头师傅。之后，是装香、拜佛。接着，柳翠婆提着香篮上场，洗脸、梳头、化妆。老和尚与柳翠婆见礼后同坐，小和尚献茶后被打发下场。后来，老和尚发现柳翠婆是个火神菩萨，恐慌中急忙背起她，往村外跑。

年幼的马宝春，只觉得热闹有趣，看着大头和尚夸张的肢体语言，村民咯咯大笑，他也跟着乐呵起来了。

读小学时，他有个老师叫冯孝良，是扮演“大头和尚”的民间艺人。老师看到马宝春个头不高，活泼好动，正适合演“小和尚”，就有心栽培他。

马宝春说，戴着大大的面具，笨重得肩膀都不灵活了，但还是兴奋地舞着。因为是哑剧，又罩着面具，所以他无法用语言和表情来表演，只能依靠夸张的肢体动作。

大家只看到面具上的笑脸，看不到面具里的表情。其实马宝春在面具下面的表情也是笑着的，不笑就没法做出欢乐的动作。不过他没想到的是，小和尚虽然是个配角，表演的难度却是最大的，因为“戏份”最多，要扫地、烧水、洗头，从头演到尾，一场跳下来便会大汗淋漓。

马宝春11岁时，已经能在节假日挑大梁了，众人的欢笑声在他心里比糖果还甜。14岁时，小小的他代表浙江民间歌舞团在各地巡回演出。

16岁，马宝春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邮递员。工作之余，他和老搭档们还是会去跳“大头和尚”。随着年岁渐长，个头渐高，他从“小和尚”演到了“老和尚”，这一演就是60年。

1998年，退休后的马宝春重操旧业，成为了“大头和尚”的第八代传承人，带领民间舞蹈队，活跃在乡井田间。



大头和尚背柳翠婆

马宝春 VS
大头和尚

“咚咚咚，锵锵锵……”喧闹的锣鼓阵阵中，戴着大头面具的“小和尚”、“剃头郎”、“老和尚”、“柳翠婆”，一摇一摆地走出来时，新年的气氛也渐渐浓厚起来。这便是宁波民间传统舞蹈，也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——“大头和尚”。

记者 陈也喆 通讯员 陈素君 文
记者 王鹏 摄



小和尚挑水



马宝春与“大头和尚”面面相觑



“大头和尚”泥坯塑模型